



匪我思存

著

FEIWOSICUN  
WORKS

NO.  
15

见了他，她变得很低很低。  
在埃里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。  
——张爱玲

DANCE ME  
TO THE END OF LOVE

花顏

DANCE ME  
TO THE END OF  
LOVE

15

花顏

匪我思存

著 FEIWOSICUN  
WORKS

新星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颜/匪我思存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 12

ISBN 978-7-5104-1407-7

I. ①花… II. ①匪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19471号

# 花 颜

策 划: 记忆坊图书

作 者: 匪我思存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四 喜 紫 木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薇善兴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[www.nwp.cn](http://www.nwp.cn)

本社英文网址: [www.newworld-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)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140千 印张: 7.5

版 次: 2010年12月第1版 2011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407-7

定 价: 26.00元

---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: (010) 64810892

缘分是雪地上嫣红的鞭炮碎屑，看到的时候或许早已响过；  
有时又像是一尾狐，想要抓它总也抓不住。  
可意兴阑珊地失望了，一抬头，它却坐在檐角的明月之中。  
是峰回路转，亦是三生有幸。

# 目录

序 · 与君初相识，犹如故人归	0 0 1	
片羽吉光		
幸福时光	0 4 3	
西瓜子和东京塔	0 3 5	
爱情，别来无恙	0 2 5	
倾城之恋	0 1 5	
如果钻石就是爱	0 0 5	
乐俊凯	0 7 8	
黑涩会之小白兔与大灰狼	0 6 3	
又见黑涩会		
鱼饼饼二	1 1 6	

禽兽和我的甜蜜生活 226

远近天涯 216

冬至的故事 210

太液芙蓉未央柳 201

让我们结婚吧 188

## 余光

乌云珊丹

168

料青山见我应如是

151

青衫磊落离歌黯

131

露华浓

## 序 PREFACE

与君初相识，犹如故人归

去年没有出短篇集贺岁本，怅然若失。越是临近近年下，越觉得仿佛少了一样什么东西。就好比明明知道，有样东西十分要紧，偏偏却记不起来了。

其实心里是明白的。窗下梅花，年来燕子，洒金笺上饱墨酣畅的福字，带着腊月里特有的懒洋洋的气息，而每年那一册贺岁本，就在这里，生生踏空了一拍。像大年夜里没有放炮仗，初一起来没有吃饺子，或者拜过年后长辈忘了给我红包，并不是缺了就万万不可，可是这般细细碎的事情，仿佛才是新年的本质。

“与君初相识，犹如故人归。”这句话熟知我作品的人都知道，可是真的是这样想的，缘分那样不可捉摸，亦是那样妙不可言。每次出版新的作品，或者旧作改版的时候，总是私心里希望，拿起这本书的人，哪怕从前并没有看过我的小说，也可以像旧友一般，倾盖如故。

所以今年早早就把贺岁本整理出来了。这两年来，写的字越来越少，倒不是懒，而是希望自己可以更加认真、更加努力地对待写作这件事情。写得不好宁可不写，或者写得不好宁可不要，很多很多的坑，就这样被我放弃，能留下来的，寥寥可数。

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琐碎而没有志气的人，不写家国大事，只写儿女情长。自称自己是写小言的，仿佛就可以借着这些逃避一些事情。

今年因为《佳期如梦》和《来不及说我爱你》拍成电视剧的缘故，接受了很多的访问。记者们总爱问一句话，你是为什么开始写作的呢？

其实我们爱上一个人，从来不问为什么。

哪怕他是街头的乞丐，或者是“满楼红袖招”的浪子，抑或是天涯亡命的侠客，带着刀与剑，哪怕你是朱丽叶而他是罗密欧，哪怕你明明知道，下一步乃是万劫不复。

但这世上没有一种爱情是有缘由的，所谓的爱，不过就是飞蛾扑火一般的本能。

所以我每次都老老实实地答，没有为什么。

喜欢写就是喜欢写，好比爱一个人就是爱他，不分缘由的，没道理的，盲目的，但你就知道，自己要什么。

检点起来，从出版第一部小说到现在，也已经五年了。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，五年里有无数次想要放弃，想要转身离开，想要停止这种刻苦的自虐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内心的怯懦让我无数次想做一个逃兵。

可是幸好还有你们，不管是出我第一部书，还是我出第十五部书的时候，你们永远都在那里，为我守候，为我高兴。在我伤心落泪的时候安慰我，在我觉得委屈的时候支持我，在我每一次动摇的时候鼓励我。

谢谢你们，给了我曾经无法企及的勇气，让我可以继续写下去。

仅以此书，献给每一位有缘见证过我的文字的看官大人！

希望有生之年，每一个人都幸福、平安！

匪我思存

2010.10.25

片羽吉光

## 如果钻石 就是爱

宝咏走进VIP室的时候，Leslie趁机朝她使了个眼色。宝咏于是不动声色地朝前走了两步。客人是一男一女，灯光照着他们面前的黑丝绒，上面全是熠熠生辉的克拉钻。女客人非常年轻，手指柔白娇细，把偌多戒指逐一试戴，挑了半晌似乎不甚合意，径直问：“还有没有更好一点的？”

宝咏微笑着柔声说：“我们还有五克拉以上的裸钻，不知道您对Color和Clarity有什么要求？”

年轻的女客人半是犹豫半是娇嗔地望了男伴一眼，男客人仿佛漫不经心地点点头，“拿来看看。”

宝咏镇定自如，她入行不到五年便升到做店长，什么样的客人会买什么样的钻石，一早心里便有数。

最后客人定了一颗3.5克拉的裸钻，虽然不大，但D色全美，价格自然十分可观。他们选了指环的样式约好镶嵌。宝咏亲自送客人出去，递上自己的名片，“谢谢王先生，如果有任何需要请

您直接联络我们。”

听到宝咏说话的声音，男人才转过脸来看了她一眼。一刹那宝咏只觉得他双目如电，仿佛能劈开暗夜，但那犀利的目光只在她脸上一绕，就立刻收敛了。

后来王励一直觉得她机智，“你怎么知道我姓王？”

宝咏微笑，并不答话。

那天他在店里只是陪在女伴身边，几乎没说几句话。虽然看上去他的衣着似乎没什么不寻常，但宝咏却知道他那套看着毫不打眼的西服是出自伦敦Savile Row的某间百年老店。因为那间拿了三个Royal Warrant的店里出来的西服，穿在身上站得笔直的时候会显出特有的帖丝合缝。

一个肯去伦敦试身三次、穿需要等待三个月手工缝制的西服的男人，会送女伴什么样的钻石？

所以宝咏毫不犹豫向他推荐了价值百万的全美裸钻。

至于最后她大胆的那一猜，纯粹是因为他西服手工钉缝的扣子上有姓氏的缩写。那家百年老店，素来不吝为客人订制有家族徽章或姓名缩写的纽扣。

猎头公司来游说宝咏跳槽的时候，宝咏曾有过犹豫。她喜欢这个行业，或者说她喜欢钻石。小时候听外公念《基督山伯爵》，她最喜欢里面描述的宝藏，大颗大颗的红宝石与大颗大颗的钻石，仿佛收割后的葡萄一样盛在箱子里，朦胧的珠光宝气，一切这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神话。

在安特卫普总行实习的时候，人人都觉得辛苦，只有她不。从原石开始，标记、切割、成形、抛磨……亲眼目睹平淡无奇的

石头变成璀璨夺目的裸钻，她一直兴味盎然。而猎头公司开出的薪水实在可观，宝咏思量再三，觉得不能免俗。

很多时候，人为了金钱不得不将就。

宝咏的新工作是王励的私人助理，负责王家人的生活起居。听上去似乎只是管家一样的角色，但却比店长更有挑战性。她需要管理北京、上海、成都、深圳和香港的多处房产，协调二十多人的家务班底、四个司机、园丁以及家庭教师。王励离婚多年，至今单身，膝下只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小瑾，而小瑾有着严重的自闭症和先天性心脏病，常年由私人医生和家庭教师照顾。

当王励在国内的时候，宝咏经常需要跟着他一起飞。有时候早晨在北京，下午在上海，晚上回到香港的大宅里吃饭。宝咏总能妥帖地安排好一切，大到在家里举行几百人的狂欢Party，小到什么时候安排牙医上门来给王瑾做窝沟封闭。

除了王励的秘书，她可能是与王励每天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个人。偶尔得闲与Leslie通电话，Leslie大胆问她：“新工作怎么样？你有没有爱上那枚钻石王老五？”

宝咏很直截了当，“爱上他？算了吧，爱上这种人会比打磨三千克的原石还吃力。”

在外人面前王励是低调的神秘富豪，在下属面前王励是要求严格的老板，在合伙人面前王励是精明的拍档，在女伴面前王励是风度翩翩的绅士。

而在宝咏面前，王励就是一个偶尔有起床气的挑剔男人。领带与手帕事先要搭配好，煎蛋要单面三分熟，不喝咖啡，爱喝红茶，每个周六即使再忙，也得抽出时间陪女儿去看海豚。

很单调很乏味很严肃很无趣的一个男人。

王励却似乎渐渐离不开她了，这种离不开也仅止于像他离不开他的秘书——宝咏有次见过他发火，是因为陈秘书发高烧请了一天假，而临时借用的董事秘书又弄错了一个重要的合同。

对一个出身和事业都如此优越的男人而言，操纵着复杂庞大的商业机构，所有的人最好都像是精密的螺丝钉，兢兢业业，永不生锈，永不犯错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他身边待得长、待得久。

他换女伴的周期大约在半年，抛开中间出国、开会等等被公事占用的时间，其实每个女人大约也就相处三个月左右。每次倒也是好聚好散，宝咏不动声色的想，大概每个女人他都会慷慨地送上一颗昂贵的钻石。

他倒也不是花花公子，只是工作多压力大，又受不了女人的不聪明。

小瑾出事的那一天，王励在东京，赶回来的时候已经迟了。宝咏一直守在医院的急救中心，看着他沉默而又疲惫地站在女儿病床前，眉宇间竟然是一种茫然无措。她从来没有见过他有这样的神情，他脸色苍白得近乎吓人，嘴唇紧闭，连下巴的曲线都变得坚硬。陈秘书朝她递着眼色，她悄悄走出病房外，他说：“回来的飞机上就知道不好了，一直都没有说话，麻烦你多费心，不要让他太伤心。”

可是一位失去女儿的父亲，怎么会不伤心欲绝？

宝咏尽职尽责地安排了葬礼等一切后事，却不敢去打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王励。

半夜的时候她还在核对细节，他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她工作室的门外，嗓音透着疲惫：“怎么还没睡？”

橙色的光透过虚掩的门，有一尺多宽的光正好投在他身上。他的脸有一半掩在黑暗里，另一半在灯光下，却只能看出倦容。

她说：“还有一些事没有做完。”

“宝咏，陪我聊聊天。”

如果不是太难受，他大约也不会找她聊天。宝咏在他面前向来不多话，此时也不过是倾听。渐渐知晓了这个出色男人心中最隐痛的一切：青梅竹马的爱侣，一帆风顺的婚姻，却因为小瑾的出生而毁灭。

“我们互相怨怼，互相敌视，都觉得是对方的错，才会给小瑾造成这么大的痛苦。虽然我们双方家族都没有心脏病史，可最后她忍不住崩溃了，抛下孩子和我离婚，她说她再也受不了了。医生断言小瑾活不到三岁，我想尽一切办法，找到这世上最权威的心外专家，会诊后确认无法进行心脏移植。医生说幸运的话，她可以活到六岁……”

他的眉宇间有倦色，“然后医生又发现小瑾有严重的自闭症，我觉得我也垮了。我从出生到长大，样样都做到这世上最好，可是我的孩子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缺憾？”

宝咏没有安慰他，只是任由他说下去。那天晚上他说了很多话，大部分是关于孩子，关于他觉得最遗憾的一些事情……他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喃喃地述说着，宝咏只是很认真地倾听。

天色已经发白了，他似乎筋疲力尽，就那样倚在沙发上睡着了。宝咏没有惊动他，上楼去拿了条毯子来给他搭上。

葬礼上宝咏见到了他的前妻，果然是非常出色的女人。站在墓碑前，那美丽的面孔亦是苍白悲恸。

宝咏自作主张在葬礼后安排了一点时间，让王励与她单独见面。宝咏不知道王励会不会觉得她多事，但她想这两个人需要这样的一次见面，毕竟是他与她的女儿。

春季到来的时候王励交往了一位新的女朋友，姓周，在博物馆做研究工作，安静详和仿佛旧时代的女子，可是又娴然优雅，拥有一种从容淡定的气质。王励对她印象十分良好，宝咏也觉得这位周小姐是难得的女子，不拘小节，懂得进退，而且容貌美丽，处事大方。

有天晚上宝咏陪王励从上海飞回北京，在三万英尺的高空，他忽然想起来问她：“如果我要结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宝咏微笑，“您自己觉得开心就可以了。”

这答案不卑不亢。王励想了想，“有空你陪我去挑戒指，我相信你的眼光。”

宝咏第一次陪着王励出国，是去安特卫普的钻石加工厂挑钻石。安特卫普被誉为“世界钻石之都”，全世界的钻石原石有80%以上都在这个城市加工，被打磨成裸钻，而有50%的裸钻在这里直接被交易。宝咏陪王励在霍文尼斯街花了大半天的时间，才挑中了一颗钻石。

试指环的时候珠宝店经理忍不住对宝咏说：“*Ce monde vous sont les plus chanceux fille.*”

宝咏微笑，这世上最幸运的女子？周小姐见到这枚戒指的时候，一定也会觉得幸福吧。

选好钻石后留给珠宝商去镶，王励显得很轻松，“走吧，我们去游历一下安特卫普。”

宝咏很尽责地充当了导游，不能免俗地带他去了市集广场和大教堂。大约因为故地重游的缘故，她也显得比较轻松活泼。天渐渐黑下来，她大胆地问王励：“想不想试试这里的美食？”

结果王励还真跟她去吃了鲑鱼和羊腰。餐厅的气氛是闹中取静，坐落在小小的广场，坐在露台上，仰首便可以看到璀璨的星空。

王励问她：“从前来过？”

“跟前男友，”宝咏很大方地告诉他，“一个很帅的比利时人。”

她的神情惆怅而微妙，仿佛是歉歎又仿佛是怀念，目光如水，倒映着餐台上的烛光，让王励想到今天看到的那些钻石，璀璨夺目，光影潋滟。

夜风吹拂着她的额发，她的妆容不似平常那样无可挑剔，唇彩褪了一点点，嘴角还有一点点鲑鱼的酱汁，并不显得失礼，反倒似有种小女孩的稚气。

他似乎听到自己在喃喃自语。

“王先生？”她没有听清楚他的话，所以很谦谨地追问。这是她的职业习惯，习惯了不错过他的任何一句话，因为他发号施令时，向来都只讲一遍。

没等她反应过来，他已经俯身过来，非常温柔地吻住了她。

比利时的凌晨三点是国内的上午十点，Leslie刚上班不久，躲在洗手间接她的电话，窃窃私语地安慰：“谁让你们单独去那么